

Hi Art

ISSUE

028

Hi艺术/新疆画报 APRIL 2009

国内统一刊号 CN65-1031/J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0-8012

钟帆 / 记忆的燃烧 / 280 × 200cm / 布面丙烯 / 2009

9 771000 801003 04



定价：15元



张大力长得实在有点像一只善良的大狗，在他巨大的工作室里，看见的是无比整洁，没有助手的张大力，对于电脑的熟练程度超过很多艺术家，超乎我们的想象。采访中，他很平静，也很健谈，让阳光都会觉得舒服。

(Hi 艺术 = Hi 张大力 = 张)

张大力

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文：李昱 摄影：李贵明（PP摄影工作室） 图片提供：张大力

我是一个老批判

Hi：你的作品一直和城市化进程有关，过去一直都有古建筑保护的声音，现在没有了，但你的作品却留下了。

张：对，因为城市化进程太快了，而且不由你。你可以提意见表达反对，但只是一个声音。应该到2005年，我认为城市化进程基本上结束了，我说的是城市改造过程，老胡同拆得差不多了，现在变成修旧了，都已经变成旅游项目了，不管你怎么样改变，你想说什么，它已经结束了，这个城市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形态了，我们所谓的古都，那种老的故都的味道已经没有了，哪怕你到南池子，你都感觉不到，那个地方都是新的，大门特大，车开进去，都有地下车库，北京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那么我们就好像一个没有根，没有家乡的人。

实际上我的作品跟现实有关系，差不多是我创作的一种动力，我不会坐在画室里空想……

Hi：你的作品批判性挺强。

张：是，因为我的作品来源于现实，所以当你看到现实就会觉得残酷，这也许构成了所谓的批判。

Hi：那你这样的“老批判”是不是看到“小可爱”就会很烦？

张：我从别的角度欣赏，我不要求这个世界那么极端。

Hi：你能欣赏吗？你不会说假话吧？

张：不会说假话，我也会看卡通啊，或者什么别的，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吸收的不是他们表达的东西，而是别的东西。

我们都是农民工

Hi：我现在觉得艺术家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就是靠白日梦画画，张晓刚喜欢描述记忆，你是紧跟现实。

张：我所有的艺术品，就是在路上，用眼睛看，或者在我身边发生的，而且我反应比较快。Hi：你关注农民工的作品，真的去接近他们了吗？

张：我们大家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我们没有很高价值的，比如说一个民工、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有钱人，都处在同一个体制下，而且面对同样的困难。

Hi：我们都是农民工，不需要去特意去接近？

张：对，我们都是民工，我说这个话是在精神层面上讲的，艺术家也是农民工，虽然改变了身份，开了奔驰，或者是住了豪宅，我认为在精神上，就是民工状态。只有过了这个时代，我们才能分清楚一个人到底在精神上脱离没脱离民工状态，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实际上你住了豪宅，其实你受骗了，因为豪宅不值那么多钱，砖和水泥标号都不对，门口的保安给你看得特死，你没有什么自由，物业费是不合理的，实际上你被完全控制了，但是你认为自己有只大狼狗看门，跟外面那些垃圾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你也是变成垃圾的一种，所以不论贫富，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Hi：就是生活幸福的人还是比较少。

张：绝对幸福的人没有，我告诉你。

Hi：或者说快乐的人也少。

张：对，为什么这么说？我看斯诺的书《西行漫记》。斯诺他到过延安，他后来说那时候他就发现了，中国人的笑是掩饰，或者是带有某种情绪化的，或者是为了不同目的的笑。

现实背后的现实

Hi：快乐之后总是伴随痛苦？

张：那不管，可能快乐的终点是死，但我们还要去追求，我们永远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Hi：即使快乐很短暂，我也要去追，因为我不希望被这样像作品一样被倒挂着。

张：对，你不希望被控制住，你肯定不愿意这样，等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肯定要去挣扎，这是人的本性，当这种本性得到发挥的时候，人就能变得和善的正常人。这种本性被压制了，他就有可能变成恶人了，或者是自甘堕落下去，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往好里变的愿望，凭什么一个人生下来，他就得甘愿忍受这种侮辱。

Hi：我觉得你选的这些现实，是可以描述出来的，还可以呈现出作品，还有很多现实没法呈现。

张：对，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作品就是没法呈现的。我做了20年的艺术，所谓的视觉冲击力的作品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但是我想做一件作品是表现精神后面的东西，就是被控制了意识，这个画不出来，写也写不出来，这个作品我做了五年，现在做完了。

Hi：叫什么？



张大力作品《种族》

张：叫第二历史。这个可能你没有看过，在中国没法展，现在在英国展览，这个作品呈现的事实，你看完了以后，就会真实地感觉到我们精神被控制了。比如说一个英雄的照片，原来英雄的背面可能有乱草，但后来发表出来的时候，背后就变成了松树，这就是“高大全”的审美，这也是我们的文化政策，很多后来在媒体上发表过的经典图片，都是经过“修正”过的，这就是现实背后的现实。

Hi：你从哪儿找到这些东西？

张：全中国都跑遍了，这个作品最难的不是这两张纸，而是你怎么把它实现出来，一开始介入这个作品的时候很困难，我以为基本上完成不成了，但是后来慢慢找到了一些方法，这个方法怀疑一切，你怀疑这张照片可能是做了手脚，结果找来找去，就是找到了原始的版本。

Hi：那这些照片从哪儿找的？谁敢给你提供这些？

张：这有很多秘密，不能告诉你。

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Hi：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技术啊。

张：一样啊，黑白照片通过暗房是可以实现。

Hi：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

张：历史照片很少，但是我们又得在各种媒体上发表，那么就得改和修，这种改和修有几个目的，上世纪60年代我们的审美观、文化政策、政治走向、精神状态是什么？是谁控制了我们的？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都是从那时候来的。为什么大家到天安门前就会拘束，不像美国人在白宫前面那样放松，怎么能在天安门前拿可乐瓶子乱喊乱叫呢！

Hi：也许你做这样的作品最先解决了你自己这个年龄的人对于政治的理解。

张：我必须在艺术上找突破，这个相当困难，因为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就是什么卡通，太简单了，要让这个民族心跳一下的作品，我认为谁都可以做一个红楼梦，但是不一定能写出来，写出来的只有曹雪芹，他既有能力又有恒心。

Hi：一生的投入，人是不是活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

张：没错，你说得太对了，只能做一件事，因为没时间了，等你摸清楚一件事以后你发现你已经老了。20多岁的时候开始有感觉，开始想做什么，得花十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系统弄清楚，等把这个系统弄清楚了已经40多岁了，到50多岁的时候应该把成果拿出来了，如果拿不出来你就是失败的，就这么简单。反正你得抓住一个东西，让你的内心跟这东西是一致的，死死地抓住不放手，要不然活着就没有意义。

Hi：这样的现实让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作品却越来越多？

张：我的朋友都还是老朋友，没有什么新朋友，很难得什么沟通，就是物以类聚吧，人就是这样，互相理解根本不用说什么。但是和其他人的沟通可能越来越少，更别说什么精神沟通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就是工作关系，可能工作成果也就越来越多吧！

Hi：外国人怎么评价你的作品，有没有人对此提出过最尖锐的批评？

张：应该有，像“第二历史”这个展览，美国的报纸说这个是大大力自己改的，所以说我吸取这些经验，后来展览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些文字，就这张图或者这张照片从哪儿来的，它的档案号什么，印刷品是哪年印刷的，出自哪本书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Hi：好像一直有人说你的作品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对方中国的窥探的心理吗，这种批评好像适合很多艺术家？

张：那当然也有，因为这是误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说你做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不能考虑这个，人总要冒险的。